



---

# 两人集

---

唐达成 马中行

---

两 人 集

席达成 马中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25 字数12.5万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制  
印数1—1,000  
监制书号：10110·486 定价：1.40元

---

---

---

# 目 录

## 上编·唐达成·

### 短篇小说六年来发展的轮廓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短篇小说集》导言 ..... (3)

从时代变革的高度关注生活 ..... (23)

从历史实践中吸取经验 ..... (40)

“发为雄声而大其国于天下” ..... (46)

几点感想 ..... (49)

读几个短篇的联想 ..... (53)

喜读佳作三篇

——《小河弯弯小河长》、《一潭清水》、《入境》读后感 ..... (58)

《棋王》读后感漫笔 ..... (64)

读《北方的河》的断想 ..... (70)

简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 (78)

“北京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琐谈 ..... (84)

从那家伦的《开拓者》谈起 ..... (91)

扩大艺术视野	解放艺术生产力	(98)
寓阳刚之气 求性格之美		
——致影片《血，总是热的》作者		(102)
看影片《在被告后面》记感		
——致编剧史超、李平分同志		(107)
漫评影片《人生》		(113)
植根于真实的基础之上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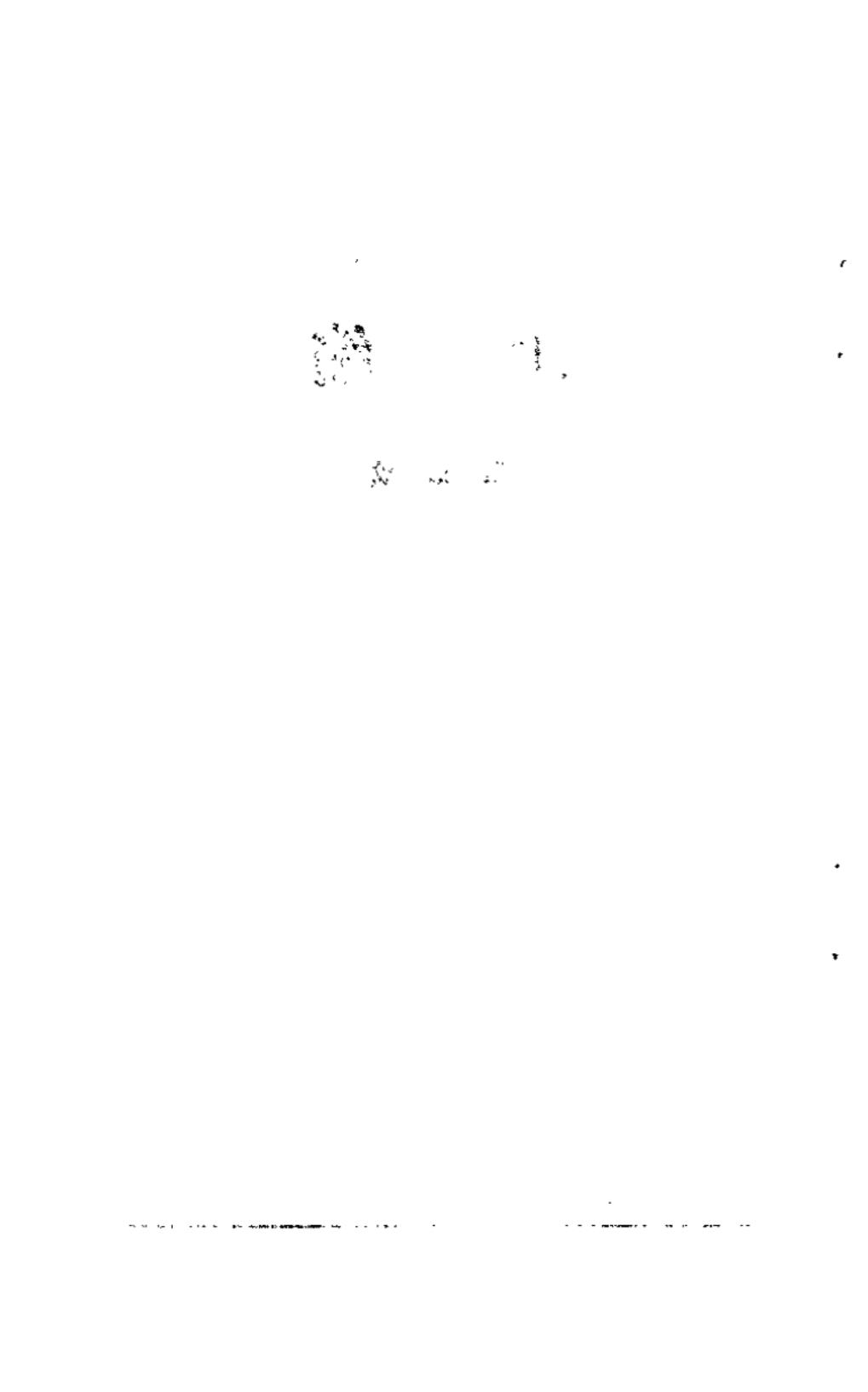
## 下编·马中行·

千年幽灵		
——论周朴园		(123)
披着黄金甲的女性		
——论凤繁漪		(140)
枯萎的心		
——论周萍		(150)
苦难的精灵		
——论鲁侍萍		(162)
在电火下毁灭的美		
——论鲁四风		(177)
“秕谷”喂大的梦想者		
——论周冲		(188)
爱喝肮脏水的人		
——论鲁贵		(194)
在重压下成型		

——论鲁大海	(200)
《雷雨》结构的成就和不足	(204)
《雷雨》中没有命运观吗?	(231)
在血缘关系的帷幕下	
——《雷雨》的时代、矛盾、主题	(22)
为伊消得人憔悴	
——关于作者	(250)
后记	(255)

# 上 编

唐 达 成



# 短篇小说六年来发展的轮廓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短篇小说集》导言

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用这个见解来观察一下近若干年我们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些内在的规律性。十年浩劫时期，是什么样的精神气候呢，只能说那是弥漫着个人迷信气氛和封建法西斯色彩的文化专制气候，是文化不仅不能得到生长发展，而且要濒于灭绝的气候。但是，不管多么严酷，这仍然是一种“精神气候”，只不过这是一种异常畸形的气候，培育和生长出来的也只能是畸形的文艺——带着沉重精神枷锁的文艺，压在铁模子里制造的文艺。即后来被人们统称为“假大空”的文艺。这很象旧社会某些残忍的走江湖的艺人，他们把儿童禁锢在罐子里喂养，于是最后这孩子被炮制成十分可怜也十分可怕的畸形形象，供人进行残酷的戏乐。那个时期文艺的显著特征是：没有任何艺术个性，没有任何真实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因为那种“精神气候”恰恰是要窒息、斫断一切自然的、蓬勃的、真实的、具有

新鲜活力的生机，所以只剩下瞒和骗了。

对于这种精神现象，仅仅鄙弃、诅咒、嗤之以鼻是不够的。黑格尔曾经在《美学》中这样提问：“是什么需要使得人要创造艺术作品呢？”他认为“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这类畸形文艺，是“四人帮”之流在他们荒谬的政治实践中“心灵的意识”的需要，是他们企图强制群众接受这种意识的需要，他们自己确实在他们所炮制的“这些对象中认识了他自己”，所以他们得意洋洋地把这些畸形产物奉为“样板”。但是，亿万群众在“这些对象”的畸形面貌中，却完全不能认识他们自己，这是些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切断了任何血肉联系的产物，他们不能从认识和感情上与这种压在铁模子中制造的“假大空”文艺交流、共鸣，甚至用高压的手段驱使他们去“欣赏”，也只能引起更深刻、更普遍的反感与厌恶。因此随着这种精神气候的消失，这种畸形的文艺也注定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正如人们常说的，当党和人民坚决、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也同时挽救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挽救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运。这决不是夸张之词。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路线，和直接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一系列文艺方针、文艺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形成了与过去绝然不

同的精神气候，这是饱受凌辱和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很快就感受到了的。整个国家的客观形势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变化与更新，当然要引起整个文艺面貌的变化与更新。

寒凝的大地升起了地温，冻结的空气开始流动着温暖的风，那原来埋在深土中的文学的种子，萌动、生长，终于以令人惊喜的一片新绿，破土而出。收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转折期的黎明时刻，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流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形成的日益温暖的精神气候推动下，第一批醒人耳目的产儿。可以说，正是短篇小说和诗歌最早地揭开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帷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各条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的文学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向前发展，以至现在来回顾这些作品，对于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或许会感到某种不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那么就应该十分珍视这批作品所曾起过的重大的开拓作用。张光年同志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特点：“它是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怒海中扬起的巨浪，是地壳里运行奔突了十年之久的地火喷吐的烈焰，是被摧残得枯零凋残的民族大树沐春风后怒放的新花。在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浴血苦斗中生存下来的革命作家们，噙着热泪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这是相当精确的概括。不是亲身经

历过十年苦难坎坷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精神气候的重压，是不大能体会到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班主任》、和稍后发表的《伤痕》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的。人们从谢惠敏这样畸形而僵化的性格身上和“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强烈呼声里，痛切地感到，经过十年动乱的畸形社会关系，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挽救一代青年在性格和心理状态上所受到的可怕扭曲，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伤痕》则通过女知青王晓华和她母亲之间在文革中所发生的冲突，造成两代人心灵上的深重创伤，而触及了具有极大普遍意义、而又极其敏感的社会问题。十年动荡混乱的生活，使千千万万家庭程度不同地留下了“伤痕”，严重的甚至搞得家破人亡，如何愈合这创巨痛深的“伤痕”，是浩劫之后，萦绕在广大群众内心中的隐痛。因此，这些作品激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不是偶然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此为发端，一系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给整个民族和千百万家庭造成深重灾难的作品，如潮水般涌现了出来，其中如《顶凌下种》、《杨花似雪》、《弦上的梦》、《小镇上的将军》、《李顺大造屋》、《月食》、《灵与肉》、《内奸》等等，都成为传诵一时、令人感叹，使人激愤，促人警觉，发人深思的佳作。对于这批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评价，如何估计，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议，就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重大影响，而为后来文学的繁荣与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这批作品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直面人生，直

面十年浩劫的灾难，毫无讳饰地、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在“四人帮”肆虐时期所经受的巨大痛苦、悲伤、愤怒和反抗，真实地揭示了种种邪恶和黑暗势力如何打着极左旗号，践踏人的尊严和灵魂，制造了大大小小饱含血泪的悲剧，真实地揭露了个人迷信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巨大危害，从而恢复了文学和人民、和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提出了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与人民的不正常关系。文学不再象“四人帮”时期那样，是一种异己的、令人厌恶的力量，而是表达了他们所思、所感，并使他们为之激动、感到亲切、唤起共鸣的精神力量。

第二，这批作品的创作实践，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内容，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有力地冲击了“四人帮”所制定的种种机械模式与僵死规定，有力地冲击了强加给社会主义文学的种种精神枷锁，并且证明，他们所鼓吹的“三突出”、“三结合”、“主题先行”等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荒谬主张，是把文学导向绝境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受到群众广泛欢迎传诵的这批作品表明：彻底摆脱、否定、摒弃这一套散发着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气息的僵死桎梏，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学复苏与新生的黎明。

第三，更其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批作品的作者率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冲开禁区，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后，犹如第一声春雷，第一场春雨，使得成千上万原来深埋于文学沃土中的文学种子苏醒了。十年动乱中，许多同样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生活风暴，内心同样凝聚着强

烈的悲欢情绪、纷繁印象和人生经验的敏感心灵，不仅被这些作品所吸引，而且极大地打开了他们心灵的眼睛，他们发现就在他们自己和周围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多少可以尽情倾诉的内容，这就为新时期文学继续发展的新浪头做好了准备。

有人对这批后来被笼统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曾经有所非议，认为有的作品过于消沉、过于感伤、过于悲观了。其实，经过十年之久的动乱，出现了一些带有这类色彩或情绪的作品，并不奇怪，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苛责。何况，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勇敢地批判林彪、“四人帮”之流的罪恶，无情地揭示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无论对于认识动乱时期，认识我们的社会，还是认识这股邪恶势力的本质，都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这不仅是对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强烈呼应，也是实现拨乱反正这个时代任务的急需，它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对于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都是积极的，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其实，只要稍微细致一些地观察这些作品，就会感到这类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生活，作者在激愤或悲痛之情中，爱憎都是异常分明的，它们憎恶、鞭挞、否定理应为历史所摒弃的假、恶、丑，肯定、向往、呼唤那理应为历史所肯定的真、善、美，尽管这一切处在被压抑、被欺凌、被破坏的境地，但却有别于单纯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作品，在那悲剧的形式中，汹涌着的却是反映历史要求的潜在伟力。比如《小镇上的将军》，写的虽然是一个被迫害的将军的

悲剧命运，但是，当小镇上的群众理解了将军博大的胸怀后，将军之死就激发起了人民最深沉、最高贵的感情，不管有什么禁令，都不能阻挡人民“用蛮横和平静的狂热”，按照古老的礼仪风习，最隆重地哀悼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极其动人地显示出有如大地般深厚的民族性格之美，这是任何沉重压力所扼杀不了的。又如《内奸》，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商人，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新四军，在“四人帮”时，横遭迫害和打击，并强要他诬陷已经成为装甲兵司令员的老同志，虽然在种种非法酷刑下，他不能也不愿昧了良心，硬是顶住了那些造反派的阴谋，而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正直的心灵。由此可见，对这类作品笼统加以指责，是很片面的。问题恐怕恰恰相反，许多作者慧眼独具之处，正在于透过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极其尖锐的矛盾，极其深重的苦难，不仅有力地鞭笞和控诉邪恶势力和极左思潮，而且热情地开掘出了蕴含在人民灵魂深处的最美好的东西。

一九七九年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文艺界经历了多年风雨，跨越过艰辛岁月后的一次大会师大欢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致了祝词，他热情地肯定了文艺队伍的素质和文艺工作的成绩，深刻地总结了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掘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指导思想：“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

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他还指出：“文学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同志的祝词，给整个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温暖。文学工作迅速地有了新的发展，这也突出地反映在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活跃和新的开拓上。

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若干年来历史发展的更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刻，不能不感到，林彪、“四人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挥舞着“最最革命”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活动，不能简单归结为只是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为非作歹的结果，而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探索和思考产生这些现象的因素及其土壤，不仅使得作家的视野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中去，也深入到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过程中去，这成为这个时期不少短篇小说的显著特色。比如受到好评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从思考历史教训的角度，写出了五十年代大刮浮夸风时期，基层干部在“左”的思潮和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思想的侵蚀下，如何脱离群众，漠视民间疾苦而转化为群众的对立面，作品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又如《记忆》则通过一个年青的女放映员，早在五十年代，就由于偶然放倒了有领袖像的影片，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扣上了可怕的政治罪名，

毁害达二十余年，一个人仅仅因偶然放颠倒了一张图像，就被颠倒了她的一生。这个悲剧深刻地揭示出，荒谬的个人迷信观念，早在多年前就已在人们的头脑中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危害，对于这样的教训，不能不令人震动。

其次是随着题材禁区的被突破，作家的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无论对历史的纵深探索，还是对社会领域的广泛涉猎，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各种问题，各种人物，各种社会关系，各种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所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作家敏锐观察之列，而其探索之深，发掘之广，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由于多年指导思想的失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生活环境的闭塞，长期封建历史积淀下来的尘垢，不仅没有得到有力的扫除，有时还在貌似合理的形式掩盖下，有某种程度的孳生，这渗透在家庭婚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等等方面，引起了许多作者的深切萦注，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发现，提炼主题，开掘新意，熔铸为动人的艺术形象，比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仅描写了小豹子和存妮粗野质朴的爱情，在山村封建残余意识的重压下，如何造成了惊心动魄的悲剧，而且深刻地揭示出，由于农村生产力发展迟缓形成的严重贫困，竟使残余的封建意识获得赖以生存的基础。曾经为抗争封建式买卖婚姻而冲破枷锁的麦花，竟然也由于解救家庭的债务和困厄，而准备为“五百块现钱”的财礼，将自己的女儿变相地卖给别人，当女儿激愤的指责使她震惊时，她不能不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日子怎么又回过头了？”这沉重的问题，已越过了她个人

的不幸，而使我们联系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又如为人称道的短篇《心祭》，写了一位含辛茹苦的寡母，为抚养几个孩子一生历尽艰辛，当儿女都长大成人后，她领略到自己“一辈子没人疼，没人爱”的深沉痛苦，内心巨大的寂寞，使她重又萌生了爱情的渴望和向往，她希望求得一丝终生未曾享有的慰藉。然而，这小小的合理愿望，竟遭到身为党员、干部、团员的儿女们的断然指责，认为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竟然有此见不得人的非份之想。终于，这善良的母亲郁郁而终，默默地来到人间，又默默地怀着内心孤寂之痛而去。小说以一个终于醒悟了的女儿的沉痛自省的口吻，和极其细腻真切的文笔，有力地揭示出，在日常的家庭和亲人的关系中，封建道德观念也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灵魂，甚至渗透在新一代的血液与骨髓中，扼杀着合理的人性与人情，制造着意想不到的新的人间悲剧。作者通过对于人们灵魂世界的深刻剖析与透视，提出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妇女解放的重大课题，是震撼人心的，艺术上也富有感人的力量。此外，象《爬满青藤的木屋》、《爱，是不能忘记的》、《蓝蓝的木兰溪》等篇，也都从独特的角度，深入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悲欢中，折射出生活中种种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如何压抑和凌辱了美好的感情和追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们无论观察的才能，思想的才能，还是艺术表现的才能，都有了非同一般的发展，与初期相比，显然是更趋于成熟了。

第三，一代知青的生活和命运，一直为许多作者所关